

歸震川尺牘目錄

上趙閣老書

與陸太常書

上萬侍郎書

上宋明府書

與萬侍郎

與曹按察

上王都御史書

與馮某

上瞿侍郎書

與余同麓太史

再與余太史

上徐閣老書

與沈敬甫 六首

與王子敬 三首

答周澱山

與沈敬甫 五首

與沈敬甫 二首

上總制書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論禦倭書 代

與沈養吾書

與王禮部

與孫百川

答朱巡撫書

上方參政書

與王子敬 四首

答唐虔伯書

與沈敬甫 二首

與陳吉甫

與凌廉使

與張通府

與李浩卿書

與沈敬甫 三首

與王子敬

與鍾上舍

與同年陳給事

與沈敬甫

與周孺允 二首

與王子敬

與馬子問

答俞質甫書

與殷徐陸三子書

與曾省吾參政書

與王子敬 二首

與王昭明 屬下卷

與某 三首

與徐子與

與陳伯求

與周興叔

與徐子言

與朱生大觀

與徐道潛

與王子敬 三首

與陸五臺

與沈敬甫 三首

與吳三泉 九首

示徐生書

與潘子實書

與嘉定諸友書

與沈敬甫

與林侍郎書

寄王太守書

與傅體元書

與王子敬書

與周子和大參二首

與吳刑部梁

與于鯉

與某通判

與周澱山三首

與王仲山

與邢州屬官

與高經歷

與傅體元二首

與管虎泉

與沈敬甫六首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與趙子舉書

答顧伯剛書

與王子敬二首

與曾省吾參政

與慎御史

與俞仲蔚

與張虛岡

與吳刑部維京

與龔子良

與傅體元

上高閣老書

與沈敬甫六首

示廟中諸生

與馮太守

與沈上舍

悼亡報人小帖五首

答周孺允

與李廉甫

答族弟大顯

與吳江無錫諸同年

與張兵憲

歸震川尺牘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茫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沒。以不能薦達為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為國家建宏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為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為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為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既而為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為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於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為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默然不樂者久之。夫瞿

公鄉里游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為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為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為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效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為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晦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為循良者。以為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夫。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誅。寡淺者自升。崇竒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

子特以明公為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為。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傳說。回幹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略為明公陳之。非為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為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賕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為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缺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扃。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繇而至焉。幸拜今命。於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於露寒鵙鵲之間。執事不鄙。為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為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為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為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為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為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為國家用老

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為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誦於科試。得一第為州縣吏。已為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為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託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揣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為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為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於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為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蓬。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垠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焉。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於世。此所以食不甘味。卧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

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為厚餌。誘買族人以為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塵而未施也。律於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愴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於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為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為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闔之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與萬侍郎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於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於此。頗以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穎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於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為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為當世名流。今蹇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為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

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時和聲而譴者。猶似有一重障。醫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蟻。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於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三復所患詩解。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為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卞和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為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為郡二千石。啟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為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

下方召入為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況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途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下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

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況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哀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竊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閭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幃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雒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矰繳甚設。韓潁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為此。况臭味不同。陰鷙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於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想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為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為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為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為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己長貧賤。今備朝籍為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益薄示之謫譴。而往時譏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為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

也。苟而赴之。其為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即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於成均。薦於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構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為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為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與余同麓太史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遽迴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葦聚土為書齋。度俸錢。

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閱視為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為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為便。自此絕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為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為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於犯忤姦豪。其為怨毒積毀。入於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於此。真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為以此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為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矧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於世。最號為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於其始。必能成就之於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嗷喋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為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勅命即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畫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